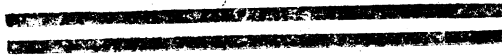


平 凡 的 夜 話

方 殷 著

大 時 代 文 藝 叢 書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平

凡

方

殷

著



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师大图 B2336963

目次

第一輯 火城信彩曲	一
黎明	一
射擊	四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六
黃河上的老舵手	〇
村人	一五
推磨者	一七
行軍乘涼	一九
文化戰士	二一
破壞隊	二四
我走在這廢墟之上	二七
你帝國的怪鳥	三一
慰問	三四

給贈與	三六
給保衛中條山的戰士們	三九
致敬	四二
故鄉招喚着你	四五
擬	四八
火祭	五〇
他微笑了	五五
火底行進曲	六三
第二輯 一面旗幟	七一
更堅決地前去吧	七一
握手吧，你們和我們	七四
一面旗幟	七七
哀屈原	八一
王禱錫先生輓歌	八四
五月的風	八六
誰將是最後笑的	九〇

第三輯 咱們走……

田野閒話……

九五

大哥，咱們再見……

九八

咱們走……

〇〇

第四輯 旅人的心……

在書中……

〇三

綠色……

〇五

問……

〇六

懷念……

〇七

路……

一一

秋……

一五

旅人的心……

一九

平凡的話……

二一

平凡的夜話

第一輯 火底行進曲

黎明

你像是披了乳色的輕紗的
在樹梢上

在古老的茅屋頂上

在山頭的青草尖上

跨着少女般

嬌柔的步子

嫻嫻而來的

是黎明嗎？

平凡的夜語

好，

我們歡迎你！

那麗走黑夜，以
無數的金絲

拖拉着太陽而來
帶給人間以新鮮

愉快

溫暖，和
力量的

是黎明嗎？

好，

我們歡迎你！

我們以耕犁

翻鬆那沉睡的土地

歡迎你！

我們以機器的轟響

歡迎你！

我們以在草坪上

整齊的步伐

歡迎你！

我們以鬥爭

以勝利

歡迎你呵！

一九四〇，六月

射擊

瞄準你的目標——
千萬別看錯了！

那和照門、準星尖

以及你個個着的眼（註）

變成一條直綫的，

是敵人嗎？

是，

你就撬動扳機

讓緊壓着的子彈

出鎗吧！

讓多少年的仇恨，

由鎗鏢

一齊噴出去！

讓所有罪惡的射擊

結束在這一次的射擊裏……

註：橋獺眼，爲北方土話，乃一眼睜開，另一眼閉起狀也。

一九四〇，六月。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然而，祖國的土地是寒冷的啊！

血，在祖國的土地上流，
痛楚地流了多年了！
這多年積成的血的河壩，
終於在今天，才沖開
那洒向敵人的開口
暢快地流了。

我歌頌血，
我歌頌它流得那麼暢快啊。

可是，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是恥辱的！
因為它最初沒有在邊疆上

淹沒敵人；

我們的血

原是不要求洒在別人的土地上的，

而我們也不讓別人的血

來沾污我們的土地！

而我，還是要歌頌它，

因為它終於炫耀着我們的愿望

暢快地流了

而且流得那樣永久；

我歌頌血

血正洗刷着被辱的祖國的土地，

我歌頌血

血正在新中國的基石縫裏灌着膿泥。

有誰要杜塞住那個久已啓開的閘口嗎？

我歌頌血，

而我的歌喉，已帶有鮮紅的血絲了……

血，

流呀，

更錫快地流下去呀！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分不清哪里是前來者底，

哪里是後繼者底；

我們底血，是流不盡的啊！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也分不清這是你底，

那是我底；

有誰一定要執拗地分辨清楚嗎？

有誰要大家的血，

不在一塊兒流嗎？

你看吧

敵人在我們面前狡猾地笑了！

血，流在祖國的土地上；

然而，祖國的土地呀，

不要再寒冷了……

黃河上的老艍手

我不敢向他詢問

這滾滾的濁流

有多麼深

大風大雨時

他是不是也半懸起

一顆危難的心

那永久被浪花

擊打着的船喙

是不是也曾遭過不幸

我祇凝視着

他那伶巧的動作

看那銀白的鬚

銀白的髮

在陽光里被風兒撫拂……

他站立在船尾

雙眼直望着前方

（是那麼寧靜地啊）

讓吱吱的舵底撥動

去掀撥船夫們

那槳槽下的一片歌聲

他原是熟悉那

天上的每一片雲的啊

不管是東邊颯來的雨

或是西邊吹來的風

他都能辨識出

那微亮的吉凶

他更熟識這船底下

急轉着的每一個漩渦

他尤其明白啊

從那一年起

那打從他這兒過往的人們

爲什麼那樣地奔忙

那樣地興奮

那一批一批的糧秣啊

那一箱一箱沉甸甸的子彈啊

爲什麼不斷地送往

山的那邊……

但是老舵手却不會理會到——

那無形中壓在他身上的

天大的責任啊

他更沒有留意過

他那一雙粗老的手
却實實在在地支撐了
這黃河的腰身

那一天

他祇毫不在意地告訴我
說如果有一天，敵人來了
他便駛着他底船兒

遠遁

遠遁

「憑咱這雙手呀
鬼子們休想在這裏
也來個「一帆風順」……」

舵，在他手下把得緊緊地
那黃濁的激流啊

下凡的夜話

顯得那麼柔馴

那時，我無法說出我的喜悅

我的對於他的敬慕的心情

我祇暗自吟詠着

「啊，你黃河的主人

你黃河的主人！」

而一種莫名的微笑

却浮上我底和他底嘴唇了……

村人

「歇歇腿兒吧，老鄉！

喝口水兒再走吧……」

我策馬去到山中的小村，

一位倚着鋤柄

站立在塹園裏的老人，

這樣殷勤地向我招呼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分——

他見到我，如像重逢到

那遭劫後失散了的自家的親人；

他並沒有向我說出更多的話，

僅只是那末簡單的啊，

却已經道出了他的熱誠

他的溫存。

你看那浮現在臉上的微笑，和
那向我投射而來的

那眼的光輝啊，

是已經給我那草綠色的服裝

鑲上一層燦爛的黃金了。

我，感動得流淚了……

我說不出什麼話來，

祇告訴他

我要趕我的路程；

我揮一揮手

馳馬前去，

再回頭看的時候

他已經在那裏繼續播種了……

推磨者

你看那粘黏的

前額上底汗珠啊

！你帶着火而來的太陽

趕快退去呀

讓我們這可敬的辛勞者

也好浴一浴

那山風的清涼

她是不知道休息的啊

整日價圍繞着這一盤磨、

以笨重的脚步

踩着無數的圓圈子

平儿的夜話

那一粒粒的麥粒儿
從嫩苗時起

就被敵騎踐踏過了

它們都是從艱苦里

生長出來的啊

而今這白花花的面粉

是又碾進推磨者底汗滴了

然而老邁的推磨者

並不吝嗇它們

她想着……

當戰士們，把一個個

熱騰騰的饅頭

捧到嘴邊兒的時候

就該是多麼愉快啊……

行軍乘涼

鋪一地青草

蓋一身樹蔭

那山野的風

就是一把大扇子——

擺啊

我們的汗珠

已濕透了衣襟

來不及計算

那來的途徑，和

去的路程

夢，也擠不進這片刻的

香甜的熟睡了——

第一輯 六底行進曲

平凡的夜影

且養一養

那一股子蠻勁兒吧

又有誰知道

什麼時候會遇到敵人呢……

二〇

一九四〇，八月。

文化戰士

戰爭

像一塊天大的石板

壓向中國人民的背上

然而，他們呵！

搖幌一下身子

更增強了精神百倍——

敵人想消滅我們的油印機（註）

從鐵路綫

從海的那邊

從四面八方

把我們封鎖起來了

可是，三架，五架

第一輯 火海行軍

平凡的夜話

一架油印機

仍在窯洞里，茅草屋裏

翻印着那不能屈辱的真理

而我們的人民呵

還是在自己的國土上

自由地走來走去……

筆

沒有了

紙

沒有了

這有什麼困難呢？

老百姓家里有的是石灰

那隱在山谷里的

隱在樹林子里的

一堵一堵小屋底牆壁

你能數得清嗎？

那，就是今天

我們底紙與筆啊……

除了一桿鎗

和一條軍氈

我們還需要什麼呢？

如果有所要的

那只有民衆們

那顆堅信必勝的心，和

法西斯匪徒們底頭顱了

註：在中條山，敵人曾宣言要消滅我方油印機，其嫉恨我之文化工作者及文化戰士，可見一斑。

（五四），八月。

破壞隊

我們來了——

悄悄地

悄悄地

通過了不知多少莊稼地

我們來了——

穀穗兒

高粱葉子

你們不要作聲

棘籬

不要扎我們光赤的脚

帶刺兒的小樹

你們也不要掛住
我們的衣角啊

我們來了

來到鐵路旁邊——

弟兄們，動手啊

我看這種整備戰爭比起來

真是米粒几大的事

我們就是要這樣消耗敵人啊

支

你慢點孔亮啊

讓我們多拔幾顆釘

多拖走幾根枕木

幾段鐵軌

平凡之夜話

幾緡電線……

你看——

那欄堡上的日本鬼子
明明發覺了我們
爲什麼不敢出來呢？

哈！

我們來了

我們又勝利地回來了

我走在這廢墟之上

我走在這廢墟之上，
我看見暮色里怒湧着的火光
映着無數張悲忿的臉。
而臉上的淚水哟，
又是那樣地流淌……

那邊傾倒下的一堵堵牆，

慘壓着他——

布匹商，

鐘錶商，

百貨商，

……

那多年辛苦經營

且破滅了的希望；

這裏的一條腿，

一隻手，

一個頭，

都是被彈殼裂碎了的

你的兄弟，

你的姊妹，

你的爹，

你的娘啊！

燒焦了的房樑上，

黑灰裏仍凝着赭赤的血，

碎了的瓦礫，

就是被難者碎了的心腸……

讓長江，嘉陵江底水，

都噴湧上來吧！

澆得熄這地上的火

（這火是日本法西斯強盜放的）

却洗不去深深地印烙在

我們心坎上的一筆筆血賬。

今夜，

我們雖然沒有了家。

讓樹林

讓星

月

讓山峯裏的野風。

伴我們到天亮。

但是明天啊，

你從海那邊闖來的強盜們

看吧！

這廢墟上將建立起

第一輯 火底行進曲

新的哨崗。

我走在這廢墟之上，
我讓我忿怒的歌

隨着濃烈的火而高揚——

「火，愈燒愈烈，

心，愈怒愈堅強！

灰燼里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新的力量

將不斷地生長……」

一九三九，五四，寫於敵機狂炸重慶後。

你帝國的怪鳥

在昨天

你帝國的怪鳥，

遠在我們祖國的領空上

自由地飛翔，

你無顧忌地偵察呀，窺探

沿着我們的

平原

大海

長江。

遠東的野草停止了低唱，

古城樓上鐵馬兒驚慌；

你翅翼下緊壓着

萬千人的憤怒，

那紅的標幟啊

盪染着血的心傷！

你高飛雲端

傲視着一切——

把我們當作馴順的羔羊。

但是啊，在今天

你來吧！

你快快飛起吧！

看看現在中華的天空

正炫耀着什麼顏色吧！

告訴你——

我們那優良的射擊手

已日日夜夜向你瞪圓了眼睛，

側起千萬雙耳朵

細聽那遠遠罪惡的嗚聲

——你的怪鳴！

無數英勇的航空隊員

向着青天，向着黑夜

直挺着胸，準備着和你決欄鏖雄。

那積結下來的仇恨，

將隨着高射砲底彈丸

——齊噴湧！

來吧！快快飛起吧！

你帝國的怪鳥，

你殘暴的禿鷹，

來吧！

終會有一天，

你將絕跡於我們的天空！

一九三七，於抗戰爆發後。

慰問

你以吃奶的力氣

拖拉着那在你就是一條命的繩繩

爬伏在這鵝卵石砌成的江邊

緩緩而來的

辛苦了！

可是，請問——

那撐了一幅破布帆

搖搖晃晃的木船

裝載的是大米嗎？

——我希望那，不要再運送詞

那已經堆積如山的倉庫裏去

因為——

你我的褲腰帶

已經歸來得不能再歸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第一輯 先鋒行進曲

墨

平凡的夜話

給哨兵

這是一幅美麗的畫圖啊
那山頭，給它背後的
藍天，畫一道弧綫
而你，就站在這弧綫上
守護着這一片祖國的土地
諦聽着曠野里發出的
那每一聲響

是那麼機警地啊
你時時緊握着鎗

預備向襲來的敵人騰放

當夜的天空

繪出一個美好的月亮

或是雁羣飛過

「呵呵」地投給你幾聲歌唱

你卻是那麼堅定的啊

引不起你一絲的憂念

一點兒感傷

你祇一心地提防着敵人的偷襲

黑心着同志們的安詳……

我知道——

你不願意長久地站立在這個山頭

你願意一步步迫迫着敵人

——滾出我們的國境

永遠地守望在邊疆上

然而，當我騎着馬

走過你的山下

第一輯 火底行進曲

平凡的夜路

向你行了一個舉手禮
你可知道嗎？

三五

一九四〇，二月。

給保衛中條山的戰士們

你們

日日夜夜

緊握着槍

守護着這裏的

每一座山頭

每一個村莊

你們也時常驕傲的歌唱

應合着澗底的泉鳴

笑迎着突然在那邊響起的

敵入底礮聲

你們是愉快而健康的啊

我中條山千百萬忠勇的英雄

是你們

在這裏佈下了堅強的游擊網
這網，把這千萬重蒼鬱的山

懸崖下怒吼的澗

織結成一堵塔鐵牆

這網，羈絆着暴敵跋扈的戰馬

不敢越過橫嶺關，蝟牛蛋

胡亂衝闖

是你們

以犀利的刺刀

挑破了那九次的「掃蕩」

更是你們啊

以猛烈的手榴彈

擊碎了強盜渡過黃河的梦想……

我爲你們歌唱

無數的民衆

也爲你們的勝利而歡呼高吭

請保衛住呵

那一道道險要的關

一條條峭峻的嶺

靜聽那一聲反攻的號令

伺候着把血污了的河山

恢復起它那美麗的模樣

一九三九，八月於中條山麓。

致敬

——爲春禮勞軍而寫

戰士們是快樂的；

他們

在戰壕里

在寒冷的風里

以向敵人，多

射出一顆子彈爲愉快

來渡過這個舊俗的季節。

但，在這時

誰不想念自己的父母妻女呢？

而他們，卻以槍

溫暖了自己底胸懷啊。

他們，在除夕

——那撥開人們一切回憶的殘星，
向遙遠的被踐踏着的家鄉
唱起那希望的歌……

戰士們是可敬的啊。

讓所有華廈裏的糖菓，香檳
都變作送給他們

去打敵人的子彈吧！

我，沒有糖菓送給誰；
祇在這冬去春來的時候
寫下幾行無力的詩——
願春風把它們吹去
吹散到戰場里；

平凡的夜話

願白雲把我的心兒載去
——到那撕鬥着的人羣裏……

一九四〇，二月●

故鄉招喚着你

春風掃着蘇醒過來的原野，

春風蕩着蒼鬱的山谷，

春風溫柔地吻着你

異鄉人底面龐。

春風掠過野草，

拂過河面，

穿過樹梢……

挾來你異鄉人

故土的芬香。

春風更向你耳語——

那故鄉的花枝，

要你去培植；

被蹂躪了的土地

革命的毒藥

正喘着氣，

把毒藥咽去。

誓不懷念

你所熟識的房屋，園林，以及

那懷戀的人民嗎？

歸去吧！

渡過悠悠的黃河，或是

波浪的長江，

帶着你自己的故鄉去吧！

在那裏，你請留下，

爲祖國所需要的種子，

讓暴敵的腳下，

滋生起荆棘。

等有一天，

我們前線的弟兄
唱着歡躍的歌
打到你那個地方時，
你再起來，
向敵人底背後射擊！

一九三九，二月。

擬

我把這個時代

這個翻滾着的時代

比作一隻大的篩子

這篩子，將伴着風雨

不斷地搖動

搖動得一切不堅實的

腐朽的渣滓，一切

自由，幸福，真理底掠奪者

都跌落到陰深的海底去

(蝕爛呵，滅亡！)

我把今天我們神聖的戰爭

比作一個大的車輪

（輪與軸，是由我們底

血和肉所砌成

而又由我們自己的手去推動）

這車輪，將映着復仇的怒火

不停地向前滾進

那鋒利的輪齒啊

必將懷疑，退縮，悲觀，失望……

一切骯髒的東西

軋死！

一九三九，三月。

火祭

——爲叛逆了的汪精衛作

我要在候佛勒斯基頂上（註）

點起一把狂烈的火

讓這火底光焰

照明全世界

也讓它底尖銳的舌頭

向全人類評說——

這是一帶仇恨的祭禮啊

亞細亞詩人

在火祭着一個

軀壳還活着死

而心已醒悟了的

「走」，「行」

我也要唱起
一隻憤激的輓歌
向廣大的人民們宣告——
這個喪心病狂的人兒
在如何出賣着他底祖國

啊，我痛恨

痛恨這被祭者

那個骯髒的靈魂

我不能以我底聖潔的詩句

盡盡他底醜陋

我不能以那正義的呼聲

喚回他那已經死滅了的心

我痛恨

啊，痛恨

非凡的夜臨

痛恨他，以及他們

——那怯懦卑鄙的一羣

他從沒有在革命的正路上

踩下一個堅實腳印

像是幽靈

他飄浮着，搖擺着

忽西 忽東

憑着一張油滑的嘴

憑着自己原是反動階層的代言人

他曾「製造」出不少的「理論」

（這「理論」

不知偷竊了人民底幾許愿望

更不知扼殺了多少生命）

他大聲呼喊過

——跳呀，跳火坑

自己卻倒背着手

還離開人羣

而今，他底祖國

幾腰站起來了——

而對着敵人

要和它算清那一筆

數十年來的血債了，

而他，卻投到

他底祖國的敵人懷裏去

同浴在血泊裏的人民

狂叫着「和平」

啊，我痛恨

我痛恨這背叛了人民

背叛了祖國的人

灑火，更狂烈地

燒起來吧

把他們

像書生在花中的莠草一樣

連根燒去吧

這樣，我可以重調起

我那嘶啞了的嗓子

爲祖國唱起新生的讚歌……

一九四〇，五月。

註：埃佛勒斯峯，爲喜馬拉雅山脈中的一個高峯；高達二萬九千零二尺，稱世界第一高峯。

他微笑了

天，落着雨，

街，是泥濘的；

他，蹣跚在雨地

無目的地。

不看那天上的烏雲

是怎樣地浮湧，

——那好像是奴隸底

復仇之火的象徵；

也不看那山坡上的野草，

野草是如何在雨波中

泛着它們底翠綠，

它們底美麗。

任細雨，在身傍哭泣。

微涼的水珠

在頭上滴；

不去留意

貼滿在牆壁上

鋪家的門板上

紅的綠的東西

——那代替着千萬人底呼聲的標語，

和那熟識的面孔

匆匆出現

又匆匆消逝。

他只是信步走着

走着，

一步踏着一堆泥濘，

一步踏着一串回憶——

兒時的故鄉，
是多麼安詳啊——

他愛那村外的

一片青草地，

常常一個人躺在那里

讓太陽光

笑撫着那赤裸的小身體；

他喜歡跑到池塘邊，

向蘆葦，投一把沙土

看羣鳥從那綠葉叢中

飛起！

他愛聽啊

黃昏時

林中陣陣清脆的鞭聲，

（那是耕者啊，

趕着他們底牛兒馬兒

走回家去了)

他更愛看那半駝的背上
亮晃晃的鋤頭，和
那黑紅的誠實的面孔……

但是，兒時的一切啊，
已成了昨日

破碎的夢境；
故鄉啊，故鄉

如今已陷在敵人

殘暴的蹂躪中！
祖國廣大的原野，
在鐵騎下
飛濺着血腥……

「一三四！」

「一二三四！」

突然的喊聲，

把他從沉思中驚醒——

他眼前出現了

結實健 的人們

那長長的隊形。

大大小小的紅旗

在細雨裏飄搖，

紅纓鎗子槍

在那寬闊的肩上躍動。

個個面孔上閃着紅光，

啊，你看那灼熱的

堅決的眼睛——

「歸來了

你久經戰鬪的

光榮的自衛軍啊！」

他欣喜地看着

那全身沾染了濕泥的軀體們，

和那粗壯的大腿

在泥濘中行進；

他們底每一聲呼喊，

都激動着他那興奮了的心——

「是啊，

必須把敵人趕出去

我們才能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保衛家鄉，

保衛祖國，

保衛邊區！」

在遠近的山谷間，

也湧漾着這春雷般的

共……鳴……

他微笑

他微笑了——

從那粗壯的行列中間，

他好像看見了

新中國光明的遠景。

他是多麼想去熟吻它們啊！

他更要以真摯的詩句

歌頌它們——

「你們啊

你粗壯的行列啊

你祖國的堅強的支柱啊

站穩吧

牢實地站穩吧

永久站立在祖國的

第一輯 火底行進曲

平凡的夜話

五五

每一寸土地上

讓敵人死在你們底底下

讓你們踏出

那自由幸福的大路來吧！

他又微笑了！

不自主地

向那長長的行列

走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

火底行進曲

火，火！

火，燃燒起來了！

強烈的

狂暴的

火，

燃燒起來了！

火，火！

火，燃燒起來了！

熾紅的

灼熱的

火，

燃燒起來了！

微

火，火！

罪惡的火，

真理的火。

燒攪在一團！

火，火！

聖人間

全世界

都燃燒在火裏了！

罪惡的火

咬蝕着真理的火；

真理的火

撲滅着罪惡的火！

從南極到北極，

從太平洋到大西洋，
你看這沒天的大火啊！
你看這火與火的交流啊！

法西斯的匪徒們，
正以罪惡的火，
燒殺着全世界
煎烤着全人類，
他們想一手把陽光遮住
讓宇宙完全陷在黑暗裏，
他們想把文明摔死
把進步的人顛倒

拖下地獄去！

他們以謊言講話

當作聖經

他們以卍字徽

代替了十字架。

不但是哪一塊聖潔的土地
他們都要以他們那惡臭的血

去沾污，

不管是哪一個和平的民族
他們都要以他們那罪惡的黑手

去屠戮！

你說，我們

我們這真理，和平底守護者
能夠任憑他們去猖狂嗎？

我們能夠彎着腰

任憑人家在我們的脊背上

踐踏嗎？

我們能夠讓他們
在我們的顛峯上

套上枷鎖嗎？

和平

幸福

自由與解放

難道我們不需求嗎？

不！

我們是不會放鬆

法西斯匪徒們的！

我們正以真理的火

撲滅着那罪惡的火——

你看哪——

我們

我們這和平，真理底守護者

我們這民主，自由底保衛人

是已經團結起來了

聯合起來了！

從茫茫的西伯利亞

到廣闊無邊的太平洋，

從歐洲大陸

到非洲，澳洲

美洲，亞洲，

我們是已經團結起來了！

聯合起來了！

我們肩並着肩，

在向同一個目標

同一個敵人

射擊！

滾開！

你無恥的納粹匪徒！

滾開！

你偷偷摸摸而來的海盜！

我們是帶着燒殺一切黑暗的火燒來了！

啊，火，火！

燃燒起來了！

真理的火，

燃燒起來了！

啊，火，火，

燃燒起來了

強烈的

燦紅的

灼熱的

狂暴的

火，燃燒起來了！

啊，火，火，

真理的火，

正撲滅着

罪惡的火！

罪惡的火，
可憐地作著最後的掙扎！

沒有看見嗎？

罪惡的火

就要熄滅了。

而我們

我們這和平，真理底守護者

我們這民主，自由底保衛人

在這大火經過後，

在這火與火的撲殺過後，

就會有個光明的未來了！

附註：本詩於中國對日、德、意宣戰後一日——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完成。翌日，

即十一日晚七時半，中英廣播電台曾將此詩播誦全國。

第二輯 一面旗幟

更堅決地前去吧！

——爲紀念「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一週年作

那滴着血

滴着淚

刻畫出來的

一個字

一句話

都激動起祖國人民

復仇的心

那一顆顆有力的「紙彈」

都射向着一個共同的敵人

撑起一面正義的旗幟

第二輯 一面旗幟

你們英勇地前進

站在真理的高山上

向全人類呼喊——

我們是以筆桿當槍桿的一羣

我們要與那光耀的日月

長存

無論是在戰壕裏

或是僻靜的鄉村

你們撒下的種子

都茁生長大了

不願作奴隸的人們

心絃上都響動着

要活命

要自由的聲音

你光榮的小說家

戲劇家

……
詩人們啊

歌唱吧

在今天

更響亮地歌唱吧

把脚步踏齊

臂扣緊臂

更堅決地前去吧

因為——

民衆需要你們

戰爭需要你們

祖國需要你們

愛和平的人類需要你們……

一九三九，四，七，夜。

握手吧！你們和我們

——為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一週年紀念而作

你們

生活在廣闊的土地上的人民

伴着伏爾伽的奔流

歌唱着的工農大眾

愉快地戰鬪着的布爾什維克

英勇的紅軍

藝術家

學者

工程師啊……

在今天

請接受我們這一個神聖的敬禮吧

你們

是從沙皇底淫威下，和
帝國主義者底圍困中
艱苦地站立起來的啊
是你們，使陰鬱的土地
笑了

那十月的血

培植起今日你們

那開遍大地的自由之花
可敬啊

你世界上最幸福，最光榮的民族
而我們

浴在你們那十月的巨風里

響應着真理正道的招喚

今天，也戰鬪起來了

站立起來了

我們要把敵人趕出去！

平日的夜話

和你們一道

剷鋤那毀滅人類文明的

法西斯蒂

握手吧！你們和我們

緊緊地！

一面旗幟

——紀念魯迅先生

你是一面旗幟，

一面大的旗幟，

高高地莊嚴地飄揚在

亞細亞的天空；

被從那個遼遠的地方

吹來的風，搖撫着

你泛出更多的

爲和平的人類所最愛的光輝。

不管那是陰天，

或是黑夜，

你永不停息地飄動着，

發出一種倔強的聲響；

它對人間訴苦着

哪里是不平的所在，

哪里是到樂園去的方向

儘管風呀雨呀，

常常會擊打你！

卻絲毫剝蝕不了啊，

你那原有的顏色。

在你的周圍，

在你的輝映下，

仰望着千萬雙眼睛。

人們應和了你的號召，

呼喚着：自由、幸福、和平！

可是，不幸呵！

在那年

那被「預言家」稱爲最危機的一九三六年

你——這一面莊嚴的大旗。

滿溢着真理正義之光的大旗，
終於墜落了

折斷了

在那十月的風里。

你再也看不到

你所咀咒的

荒淫與無恥，和

那法西斯蒂

在西班牙，

在捷克，

……

在中國

所做的罪惡的醜事！

你更看不到了

今日，在祖國的土地上

和日本強盜已經撕鬪起來的人民了！

——他們，把你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高歌着祖國的新生，

呼喚着未來的勝利……

不幸呵，

你莊嚴的人民的旗幟！

你見不到了，

那個快活的

奴隸們翻身的日子。

哀屈原

汨羅的江水

攢負着你的哀怨

憂鬱地流了兩千多年了

它羞怯地呈出一副苦臉

向人間哭訴

啊，哭訴你這驕了白馬

流着對祖國懷念的淚

而匆匆奔去的人兒

不該投入它底懷抱啊

那岸邊的青草

知道哪里印着你流亡的足跡

那柔和的五月的風

熟識你那穿上而又脫去的

「和平使者」的征衣

它們，永遠爲你

傳說着那說不盡的

痛心的話語

我，也曾徘徊在汨羅江上

我也曾爲你

把哀歌高唱

可是，斷了的琴弦

嘶啞了的音腔

怎麼能在這荒野里得到回響！

屈辱的事

仍一代一代地發生

你那陷害者底同族

仍在這苦難的土地上
播運着偽善的毒種……

啊，江水一直無情地流去
流去了忠貞聖潔的你

卻未曾流去

那人間底罪惡……

今天，在這嘉陵江畔

我爲你再唱起哀歌

——我也是面對着我底祖國啊

我知道我底脆弱的歌聲

不能把你喚回

然而，它們呵

可能打進那昏迷者底心窩？

王禮錫先生輓歌

啊……

北邙山哪，

無情地傳出了你的噩耗！

啊……

秋風哪，

挾來病魔，

捲去了你革命的先導！

從今，你這大眾幸福的歌者。

永逝了。

從今，歐陸上再也聽不到你為祖國的呼號

抗日的戰綫裏，

更缺少了你那健步的奔馳；

如何想得到！如何想得到！

今天我們來憑吊你，先驅者啊！

正當萊茵河的戰雲密佈，

反侵略的烽火遍地燒，

跟緊着你的戰馬，在中條嘶叫，

同志們，在戰場上，向你翹首相招，

我們對你這悽然地永別，

如何能訴說出那無邊的哀悼！

無邊的哀悼！

你真摯的話語，

仍在我們耳邊繚繞，

你遺下的旗幟，

仍在我們手中緊緊地握着。

先驅者呵，

這可能換得你在九泉的微笑？

附註：本歌已由賀綠汀、丁燦二先生製譜。

五月的風

——紀念五月

五月的風

是溫暖而柔和的

從山谷

從林間

從海洋的那邊

吹……來

吹醒了人間，那一串串

永世也磨滅不了的記憶——

是那末悠遠

這土地上就埋下了

我們底智慧的種子

荒野間

也開出了燦爛的花

一條河，一座城

不知曾換去了多少條命

草根里，山脚下

誰又知隱蘊着

幾許祖先底血、汗、和

那開拓者底艱辛啊……

風啊，

五月的風啊

你可曾熟悉

我們這里的每一條河流

從什麼時候起

停止了它們那愉快的歌唱

而暗暗悲泣？

平凡的夜話

這裏的人民

怎樣地失去了

他們那平和的日子？

憂鬱的土地啊

載負着它的兒女

艱苦地度過了數千年……

如今

受難的土地

是蘇醒了——

它底兒女們唱着——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

無論誰要強佔去

我們就和他拚到底……」

啊，風

五月的風啊

你挾着那血的記憶

仇恨的記憶

悲哀的記憶

光榮的記憶

吹去吧

來年

你再來看哪

這里將生長出

什麼樣兒的花枝……

一九三九，五月。

誰將是最後笑的

最後笑的，
才是笑得最痛快的。

——法國諺語

你聽

這震撼了全世界的

貪婪的笑聲啊

這由吞食了我們的自由

還在滴着血的唇邊

迸發出來的笑聲啊

它們是那樣狡猾，那樣瘋狂地

掠襲着我們這聖潔的天空

這笑聲

挾着罪惡

挾着死亡

從四面八方

向我們捲襲而來

誰不知道，人世間

自從有了這種笑聲

便有了壓迫者底橫蠻

便有了被奴役者底哭泣

壓迫者想踐踏着別人的幸福

永遠去歡舞

被奴役者，好像一生下來

便應該被扼住喉嚨

偷偷地去吞嚥自己的悲哀

自己的痛苦

而我們

我們這在千萬重壓榨下的

古老的民族

是久已失去了自己的快樂了

艦艇載來了日本海盜的歡笑

惡勢力咬蝕着

我們那生長起來的真理的幼苗

然而

我們能永久這樣下去嗎

我們能永久以淚水

當作美酒

讓強暴者去狂飲嗎

起來
受難的祖國
起來

憂鬱了多年的土地
你正埋伏在戰壕里

爲爭取解放而鬥爭的
你爲建設一個新中國

而守候在機械旁邊的
你手里拿着筆

爲求得光明而呼號的
都來呀

爲了要以愉快的笑
幸福的笑

埋葬那貪婪的笑
醜惡的笑

我們都來呀

我們要和他們比一比
看誰笑得最痛快
誰將是最後笑的

我們的心窩里
已經發癢了

那足以震破天地的
最後最痛快的
我們的笑聲
就要爆發了……

附註：一九四二年二月，政府號召全國，施行「國家精神總動員」；淪市舉行文化職員宣傳週時，書此詩以爲響應，並於宣傳週第一日——文藝日，在中央、

二電台，將此詩播誦國內外。

第三輯 咱們走

田野閒話

早晨，

田野里泛着異樣的清香。
兩個農夫，站在樹底下
向四處瞭望——

「你田裏落了彈嗎？」

「真倒楣！沒有哇。」

「嘿！」

你看村頭我那塊田裏

滿了好幾個呢！

把地都炸鬆了。

倒也好，

等耕田的時候

省老子點力氣！」

「恭喜，恭喜，

你又可以發一筆小財了……」

「是啊，

當鬼子的飛機 飛遠了，

我就和一家大小，

跑到田裏

去揀碎片兒；

喝！

揀了好幾大樞呢！

後來

確實賣了不少錢哩……」

「聽說他們把這些

破銅爛鐵的 買去

還可以造子彈，

打那些鬼雜種呢！」

「那鬼子們，可真是

拿自己的手

打自己的嘴肥了……」

兩個農夫底臉上，

同時浮起光彩的笑浪；

早晨，

田野里泛着異樣的清香……

一九四〇，六月。

大哥，咱們再見

（擺一擺手）

大哥

咱們再見！

你不是恨日本鬼子嗎？

這正是你顯身手的一天。

爲家、爲國

咱們都得幹，

你不必兒女情長地

左思右慮，還有什麼掛牽。

今天，你坐着兵船走了，

家里的事，請放心——

一切由老弟照管；

而政府，也早訂好了辦法——

使打仗的家小
沒有愁吃愁穿的困難。

大哥，你看

這樣大的江，

那樣高的山，

還有咱們自己的祖墳，和

任了幾輩子的家園，

怎麼能讓鬼子糟踏？

怎麼能叫小日本儿強佔！

去吧！大哥

你抱緊了鎗，

把眼睛看準前方。

我給你行個舉手禮，

望你——

打了勝仗，

早點儿回鄉。

咱們走

媽媽，

您快跟我走。

您別捨不得離開

那睡了好多年的熱炕頭。

村前的那幾畝地，

誰也知道那就是咱的命，

幾輩子的祖宗墳，

誰都不願意丟；

實在沒有辦法呀！

鬼子兵來了，

您受罪的日子在後頭。

您沒聽見周莊兒

逃出來的人說過嗎？

他們那兒，已經讓鬼子踐踏得
人不像人，狗不像狗！

奇兒個，

咱只有跟大夥兒

一塊兒走，

走，走到村北邊

那個頂高的山頭。

那里有鎗，有礮，還有吃有住，

四鄉的老少們，都集在山裏

等着跟鬼子拚命

——報這個天大的仇！

咱們走，

能帶的全帶去——

一顆米粒兒

也不給強盜留！

瘋子裏的那口井，

我就去把它壓死；

只剩下破盆、爛罐、空屋子

讓鬼子來了，喝不到

咱們的半日便宜粥

親媽，

今兒個咱們走，

氣愁也別發，

淚也別流！

等有一天

把日本鬼子打回老窩，

咱再回來過平安的日子，

會也好高枕無憂地

再睡你的熱炕頭。

第四輯 旅人的心

在店中

拍一拍塵

揩一揩臉

今夜

且歌一歌吧

在這個鄙陋的小店

刑件的肝聲響起了

步，在頂蓬上旋轉

這時候

雖奏起催眠的琴兒

怕也難使我合上

那憔悴的雙眼——

怕憶起在風沙中的孤孀

——母親也許正倚着門兒

在黃昏里望兒還？

怕回想那送行人的苦臉

——他或許還在悲傷着

戰馬載去了她的侶伴。

任新月，在窗外閃照去照

我的心靈

卻如油燈一般幽暗……

明日的行程

又不知有多麼遼遠

今後的生命呢

且交給風雲去飛翻吧……

一九三七，十二月，於山東曲阜。

綠色

那田禾的幼小的綠的嫩芽

那廣漠的蒼鬱的青草地

那一望無際的綠的原野

那綠的海

那綠的樹林

綠的山谷

都蘊藏着無限的生命力啊

我愛綠的顏色

我愛那柔潤的綠的顏色

我愛綠色的清新

我更愛綠色的憂鬱……

問

那打從山腳下經過

騎了一匹白馬飛奔而來的

是往前綫去的嗎？

請給我的同志們帶個消息

說——

不久我就要和他們

同伏在一個戰壕裏了……

懷念

向遠方撐起一雙含淚的眼
我癡呆地隱瞞着

那茫茫的茫茫的不可知的天邊
我好像聽到一種聲音

——一種由沁涼的山谷的風
吹捲而來的聲音

那樣悠長，那樣殷切地
在我的耳鼓外

飛飄抖顫

我似乎看見

在那灰白的天的邊緣
出現了一個黑點

它緩緩地穿過青草地

又緩緩地奔到我的面前
那是你對於我底招喚嗎？
那是你久別後底歸還嗎？

啊，我不敢相信

因爲——

那終究是一個

不可捉摸的夢幻

你不會像受傳的小鳥

斂起翅膀

駐伏在我的身邊

你是倔強的

你把你滴着血的心

象永不減退的工作熱誠

去醫治，去溫暖

你毅然決然地

離開了熱愛着你的

你底父親母親

而且遺棄了我

亮起你那無比的歌喉

呼喊在那鬱鬱的森林山谷之間

有誰能勸住

你那奔跑着的馬兒嗎？

有誰能吹散

你那爲真理而燃燒着的靈魂嗎？

而我

一個不怕任何磨曆的詩人

雖然也會把自己的悲哀

一層層堆積在枕頭旁邊

是永也不願意

在你對於人類的大愛中
索回對我的一點點愛憐
我早已把自己的生命
擲給這漫天的烽煙了

我忍受着那夢的欺騙
我珍惜着我這有毒的詩園

但願

你隨着那愉快的人羣
在那邊的山砂里

更愉快地去掙扎，飛騰

我在這遼闊的山城裏

永久響應着你們的招喚

有一天

我們的歌聲

今天還沒有溫暖呀

而我們的路

也是沒有繞徑可走的

我們的路

是同志們先驅者們

以他們那浸着血的腳根

一步一步

踐踏出來的

也許你會感到夜底恐懼

也許你會遭受到

橫暴者底襲擊

但是，你不能往後退呀

冒着風雪

頂着天大的苦難

你也要向前走呀……

這漫長而又遙遠的路啊
這崎嶇而又泥濘的路啊
走吧

請不要問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走到盡頭

這路

原是沒有盡頭的呀……

秋

透秋天的晴空
是怎麼滿盞而高遠啊

當我來到曠野時

我是那樣匆匆地攀登到高处

伸欠着身子

恨不得把那雙手臂拉長幾萬倍

去撫摸那像是少女底靈髮的一抹

白雲啊

x

x

x

我仰臥在那漸漸黃萎下去的草地上

熱言地矚望着這海樣的大空——

x

x

x

曠野里

傳出稀稀落落沙啞的蟲鳴

風

嘶嘶着拖長的老人般地嘆息

徐徐地，顫抖地

從遙遠來

又徐徐地，顫抖地

吹向遙遠去

那高大而憂鬱的樹木啊

是那樣搖着頭

互訴着悲哀……

x

x

x

呀

是哪裏又飄落下一片葉子啊

我聽到一種「噠……」的聲音

一種像是那短暫的抽泣的聲音

x

x

x

大地就要揭去它那綠色的面紗
披上素白的衣裳了

植生物們是那樣艱苦地
作着最後的生之掙扎啊

那浮遊在山巒間的青色的氣流
是它們那沒有去處的幽靈嗎！

X

X

X

我，還年輕

原也有着頑烈的生命之力啊

自從一個秋天

又一個秋天

在我的深心里

藥蟲起窠穴來

我卻蒼老得多了……

X

X

X

然而，我仍是熱愛着秋天啊

平凡的夜話

我愛聞這沁涼的秋的氣息
我愛聽那「沙沙」而來
又「沙沙」而去的秋的脚步

旅人的心

在人生的路途上

我永久是一個旅人

我至死也將是一個艱險的跋涉者

你要問，哪兒是我底歸宿嗎？

告訴你

我是循着真理底邊沿

要一直走到它底盡頭的呢

x

x

x

別以為我很快樂——

你、我的痛苦是一樣深的

你、我的命運

同是熬煎在苦難中

然而，那伸向天際

平凡的夜話

遙遠而又遙遠的路啊

我們能不走嗎？

x

x

x

走啊

堅實的脚步

是不怕泥塘和亂石的………

平凡的夜話

秋天的月夜，是那麽可愛啊——

漫過山谷

漫過林梢

慢過從遙遠的地方流來

那靜靜的河面

一股摸不着，看不見的

青色的氣流

蕩漾着

蕩漾着

它是多麼使人透入心骨地涼爽呀

x

x

x

康模素愉快地走在田壟上

嘴裏呼嘯着一支歌曲

第四輯 旅人的歌

平凡的夜話

手裏搖晃着那

在路旁折來的柳枝

x x x

他老遠地便看到

倚在那土城樓上的人影了——

那瘦削的面孔

被月光映照得是那麽蒼白啊

x x x

康：蕭步樵同志

是你嗎？

x x x

那站在城樓上的

並沒有回答

x x x

康模稜走上城樓去了——

x x x

康：噯，果然是你，龐同志

夜，這樣深了

爲什麼還不去睡呢？

蕭：啊，我，讓我………

康：你？爲什麼？

你看你的眼睛還濕着呢

蕭：噯，這個………

還是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吧

請不要打攪我

不要打攪我啊

康：不要這樣，龐同志

什麼事，使你這樣地悲戚？

憑着在故都時

我們那刺刀底下的友誼

你不應該在我面前

深鎖起自己的心扉

我知道你常常獨自跑到這裏

我也明白

你那緊蹙着的眉頭

刻劃着無限的憂鬱

請盡情的吐露出來吧

今夜

當我結束了那個晚會時

是特地起來和你……

黛：啊……別提起那刺刀底下的友誼

別問我那緊蹙的眉頭

是不是深刻着憂鬱

啊……

誰忍心親手去剝弄自己的傷痕

誰願意無端的激湧起

那暖他自己的回憶

康：然而，現在你……

蕭：現在

現在我是把自己

浸沉在孤寂里

我讓自己

游泳在自己的淚水裏

我把心房鎖起

耳朵封閉

任你挑選各式各樣的鑰匙

也不能把它們開啓

康：啊，朋友

你怎麼能這樣生活下去？

你瘦了

幾年的離別

你已失去了原有的英俊

蕭：是的，我變了……

康：你應該記得——

你曾在天安門前

作過大聲的吶喊

你曾在天橋，向人羣

宣佈怯懦之無事端

勇敢無畏起那示威的士燄

假如你不犯那時

刀尖上的日子，當作兒戲

今天

你就該更堅強地

把胸膛挺起

爾：啊，我沒有忘記

沒有忘記那可珍貴的過去

爲了追尋自由

爲了解脫那殘酷的奴役

我，和我的家

長年地渴慕了消息

我把愛情的火吹熄
讓那癡心的人兒
淚水空自浸濕着眼皮……

黃河上

曾搭過我逃亡的跳板

揚子「邊

曾印下我流浪的足跡

北國的寒風

曾爲一個囚徒吼叫

洞庭湖水

也曾陪伴着我

—— 陪陪哭泣

我像是一艘航行在大海里的帆船
任無情的風雨敲打

我總是向着

我那既定的目標

駛去

然而，我的同航者啊

有的在那險惡的浪濤中

轉了舵

有的便停滯在寧遠休息

舊的旅伴不見了

新的旅伴，卻懷疑我

會不會和他們駛向

同一的目的地

就這樣，我孤獨地

航行了好幾年

磨難的日子

像一把金剪

銷滅了我那青春的火焰……

我的生命上，

遮蓋着一層憂傷的白霧

我恨自己

永也追趕不上，

那手執着斧頭的隊伍……

我也憤怨

憤怨幼稚的人們

刻板地背誦那革命的「經典」

那拙劣的背誦啊

不知嚇退了多少青年

在愁苦里

我的心無所依歸——

我只愛，愛那西天的一片浮雲

愛那山頭上月亮的光輝

我愛微顫的朱唇下

亮晶晶的酒杯

啊，我愛

我愛杜鵑底啼血，

我愛海燕底高飛，

× ×

夜，更深了

那片亮，好像要

從那藍得怕人的晴空

掉下來……

× ×

唐：啊，朋友

這已經不是那個時代

你不能在自己的背上

永久地耽着個悲哀

你雖然沒有停歇過你的航行

你的憂傷，你的愁苦

卻困惑着你

使你不能把自己的說兒

迎着風舒暢地展開

你應該明白

是你無日的辭性

招來了疑問的眼色

也正是他們啊

把你邁連着的脚步

死命地向後拉扯……

說什麼革命經典度實話

——那並不是我們底教育面容

歷史一頁頁翻展過去，
我們是以真理的絞架
時時絞殺着

那毒害了革命的發益，
一切陳腐的，惡臭的，
必被挺進着的堅強隊伍
踏死

懦弱者

必不能走完

那漫長的艱險的路程

你不應該只讓烏雲

牽引你的雙眼

你應該闖視一下

整個的青天

你不能騎在馬上

只看那溼濕陰暗的一面
你不能隔着淚水去看人間

蕭：啊，這一切。

我何嘗不懂

蕭：是的

你懂

我知道你的心如明鏡

但是，這裏的差別呀

是你只把那「理想」的燈兒

遙遠地懸掛在天空

而我們

卻以「行動」的磚石

建築着「希望」的城

你，啊，你

你像溪水里

那柔嫩的淨潔

你也正停你所愛的白雲

飄渺不定

假若你承認自己

是一個金礦的挖掘者

你就應該想到

你是從未會進入

進入到那礦穴的深層

在今天

你好像還沒有以天大的歡喜

去迎接那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

耶：你的這幾句話，雖然簡單

倒像清泉一樣，深深地

注入了我還乾枯的心靈

然而你卻免屢：我——

啊，我

我原已向戰爭

交出我的替價的生命……

康：可是，現在

你卻游離在戰爭的基層

處！不這樣

我又有什麼辦法呢

康：你應該放開

你那鬱結着的喉嚨

款爛地爲祖國歌頌

你應該脫去

你那潔白的外衣

堅決地走向羣衆

走向實際的關切

蕭：我並不是不想

這樣做呀

然而，我那過善的常流

卻常常溶進一種悲哀

當侵略的烽煙

最初在蘆溝橋時燃起

我衝向祖國

喊出了我那渴望的戰聲

越過渤海

越過秦嶺

越過敵騎狂馳着的地方

越過我們堅強的游擊陣營

我到處歌頌

我歌頌人民的英勇

我歌頌祖國的新生

但是，漸漸地

我的歌聲低沉下去

它爲噪音所擾

慢慢地變成了悲哀的調子——

我看見

無知的男女

醜陋地作着愛情的交易

他們還誇說着

這是「解放」

這是「生活的必需」

啊，我看見

我看見一面是緊束着的肚皮

一面卻是如海如山的囤積

我也看見

看見在同一的旗幟下

仍亮着罪惡的刀鋒

那刀鋒啊

是朝向着自己弟兄的額頸……

這樣

我怎麼能不唱起哀歌？

我怎麼能不以淚水

灑向這破碎的山河？

康：這一切

是咀嚼着渣滓的人們

必然要走的途徑

你不能過侈地企求……

在黑夜里

便馬上得到太陽的光明

要知道，革命的路子，

是彎曲的

人間的一切

並不是一蹴而成

我們相信

時代以它那無情的脚步

必會在昏庸者的背上

跨過

一時的雲霧

必被真理的暴風

吹襲得無影無蹤

今天

你投向羣衆

投向我們的陣營

你便可以看到啊

看到那燦爛的

自由幸福的

新中國的遠景……

蕭……

×
夜 ×

慢慢地收斂起

它那黑色的翅翼

大地

披一身晨風

在愉快里喘息

黎明

像飄着輕紗的少女

從城樓上

送下兩個模糊的人影——

它笑着看他們

攜着手緩緩地

向山谷走去……

附註：一九四一，十二，四日晚，中央廣播電台曾邀江村、陳天國、安娥三位先生，將此詩播誦全國。

——一九四〇，七月，脫稿。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再版

(SIN) (渝手)

大時代文藝叢書第二集

平凡的夜話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必
翻印必究

著作方 殷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